

以水为师

祝燕

自幼起，我并未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作为一套正式的体系来研习，这些思想也未曾被冠以属于特定流派的标签。相反，它们悄无声息地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之中。比如父母常鼓励我们要向水学习。

经常在下雨天，父母也歇息在家。他们会指着坠落的雨滴，向我们展示那看似柔弱之物，是如何在岁月的流逝中磨穿坚石的。我仔细观察，这确是事实。在我们屋檐下，门前的石阶之上，雨水经年累月的持续滴落，已在石面上凿出了一排浅浅的凹痕。

当我们伫立于乡间田垄之上，极目远眺那蜿蜒流淌的溪水时，父母便会教导我们：水不会因遭遇阻碍而停滞不前，若无法取道直行，它总能寻得其他出路，走曲线，甚至分叉。日夜不息，永不停歇，始终向前奔流大海。即便河道干涸，未能最终汇入大海，它也已倾尽全力，了无遗憾。

及至青少年时期，那段我们常显冲动且心性刚烈的岁月，父母依然以水为师来教诲我们。他们时常提醒我们：水最柔，却能长存；钢硬，往往易折易断。父亲也常指着池塘里的水，给愤世嫉俗、非黑即白的我讲，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友”。

我的父母是扎根于乡土生活的知识分子。乡亲们常来向他们求助，而父母总是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，从不计较得失利弊。当我们年幼不解，质问为何善意有时得不到善意的回报时，父母便会答道：“我们只管做对的事，这就足够了。无需去顾念他人的反应。水滋养万物，哪里想过索取过任何回报？”斗转星移，村里的乡亲们对父母愈发信赖与敬重。每当父母带着乡亲们，在村庄里提出某种建议或倡议时，往往都能得到顺畅的推行与落实。

父母喜欢在一日三餐吃饭的时候，和我们谈古论今，我们对历史是日积月累的热爱。有一次我问父亲，为什么农民要起义？农民起义之后，一般皇朝很快就灭亡了，新的朝代就会取代旧的朝代。父亲耐心解答：农民种地，把大部分粮食交上去，剩下的不够吃，活不下去，自然要起义。当权者是舟，普通老百姓是水，水亦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

我从小和父母一起拉着笨重的车，车里装着家里最好的粮食，去政府交公粮。一路累的总是汗流浹背，到了还要面对各种严苛的验粮标准。看到我父母，还有其他乡邻无奈心酸的表情，我就反复琢磨这水和舟的道理。2004年，中国逐步试点减免农业税，到2006年，农民种地完全不再交公粮或交任何税费，反而种地还有各种补贴，结束了中国数千年农民向国家缴纳农业税的历史。看到了中国农村，人人有地种，逐年幸福、稳定的景象，我逐渐深刻理解了水和舟的关系，取决于水得到了怎样的对待。

如今，我已步入中年，那些源自“水”的教诲依然指引着我前行。我仍在不断地从中汲取智慧，继续做个人的修行。同时也将这些感悟与心得，潜移默化讲给我的子女以及学生们。

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以其无以易之。——老子《道德经》第七十八章

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——老子《道德经》第八章

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；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——孔子《论语·雍也篇》

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昼夜。——孔子《论语·子罕》

心如止水，如实观照。——佛教禅语

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友。——中国传统格言

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；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。——《荀子·王制》

祝燕

研究学者，研究方向：生态文明

祝博士从事森林生态与生物多样性研究，重点探讨不同物种如何共存，以及维持物种多样性的机制如何在大尺度森林群落中发挥作用，尤其关注密度制约对种群和森林群落多样性的影响。祝燕致力于促进跨文化理解，推动科研发展，并加强知识交流，以支持生态文明建设。